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苕溪集卷五十一至五十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金垍

茗溪集卷五十二　　　宋　劉一止　撰

墓銘

宋故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毘陵張公

墓誌銘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

致仕毗陵張公以疾終於私第之正寢既克葬公之弟

和閣自狀公行實問銘於其謂公之雅故也其何敢辭

按張氏之先出自廣陵唐末有名昇仕清流令者卒葬於滁遂為滁人清流之孫訓仕楊行密官至太傅清河郡公生司農卿爰卿爰卿生大理司直廷傑皆仕于江南因家建業司直第四子先軫仕衛尉守丞徙居於吳實始為毗陵人蓋公之高祖也公諱官字養正公曾大父諱處仁故為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祖諱果故為郊社齋郎贈少傅父諱彥直贈太傅公自少嗜學貧無書假以寫讀强記絶人凡諸經及子往往成誦或暗疏之

無一字脫遺自以先世爲名進士登殊科不應無繼公每用是率勵諸弟崇寧間與鄉薦繼又以三舍法貢於太學試補内舍生明年以上舍成名於時兄弟同榜登科者三人郡守以爲先此未有因表其里曰椿桂自是各以文學行義見知於時奕奕相踵東南士流咸曰人門之勝莫先張氏建炎初天子規圖中興寤寐以思冀得魁壘博洽之士翊贊廟謨公之弟諱守實參大政德望赫然進退爲時重輕其議論志節特與公契合公時

安於小官未嘗干進叅政去位朝廷始録公次第選擢至登禁從士論賢之公自登科調越之剡縣簿任滿授滁州司工曹事未赴丁太傅憂免喪授蘄州其學教授公不鄙夷後舉訓導甚篤會省罷士類惜其去積考遷從政郎授信州司刑曹事到官二年丁母越國太夫人王氏喪服除造朝改宣教郎知杭州於潛縣未幾除兩浙提刑司幹辦公事建康帥雅知公欲羅致幕府公意不欲貽書謝焉其略曰非敢以拂袖為高蓋亦知難

而退其自信不苟類如此詔除國子監丞久之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召爲太常博士會有旨侍從官依故事薦十科時薦公者二人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䟽奏召試三館公不就明年召對便殿公條奏三事大要言朝士輪對當驗之行事無徒取空言用人之道在於至誠勿貳勿疑使正直日進邪佞日消與信賞必罰歸於忠厚論極鯁切上善之擢秘書郎引病請外知漳州未赴即召爲尚書郎初至駕部後

遷司勳時兵革初定功賞覈實號為冣難吏胥緣舞文為市類多阻格公為親閱功伐無復留難因陛對力陳其弊以為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總括至乃捨法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奸弊日滋甚非畫一之政也請自今以例為據者悉合上之朝廷稽其合於三尺者著為定制翌日除公秘書少監公以少監為儒士老成之選頃嘗為郎秘書今乃再主其榮多矣顧齒髮凋殘而被擢危坐讀未見書其自視何愧蕭德言

耶尋遷起居郎未幾權尚書吏部侍郎銓總平允僞牒詭功一繩以法期年再閑以文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歸鄉邦築室數十楹為終焉之計名其寄傲之所曰足軒參政公建堂曰四老東西相望朝暮往來舉酒笑達公有詩敘其事流傳搢紳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尋知湖州湖為股肱郡倚公為重俄又以疾請祠比還里第則疾且革矣享年七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八月甲申合葬公與公之室令人王氏於武進縣延政鄉薛村

之原男二人德成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用成將仕郎女二人適右廸功郎新監泰州如臯縣買納鹽場施廣壽女先公卒孫三人未名公自改秩積官至左朝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訃聞卹典贈左中大夫云公端亮剛介喜善疾惡出於天性平居不妄笑言處内及外待人若一或以為隘不容物而公終始未嘗變也與士大夫游有戾於理者必面折之叅政雖貴公與之議論亦未嘗少借故叅政亦以莊見憚為文近雅

配古作者然不自以為能雖甞居論思之地不為不用而議者惜其用之晚且不久于其位也某為布衣時則從昆弟遊有年數矣叅政在朝過相推挽將置之周行其老且憊分欲引去叅政滋不悅間見公復道叅政相與之情且以見勉其後某寢叨除用每念昆仲知遇之深今皆云亡不自知其隕涕也銘曰

張自留侯　源分流長　赫奕四馳

史牒騰芳　有派惟錫　實始可孜

令於清流　蓋唐宋造　顯顯清河
興於其躬　屈迹淮南　太傅顯榮
司晨弟昆　家於建業　南唐是依
不耀其烈　爰及衛尉　始居於吳
奉常起家　蔚為名儒　奕奕流風
以溢後人　椿桂三傑　一時嚮振
大祭獄獄　為國蓍龜　公獨退然
不羞位卑　亭涵蓄養　自其素志

正恐不免　功名富貴　親擢憲府
俄貳中秘　讀未見書　適與心起
記史柱下　遂長天官　非道不陳
所言必端　既躋論思　夫豈不遇
有藴未攄　亟以老去　天不慭遺
何恙弗瘳　崇終隱卒　寵數加優
薛村之原　歸於其邱　德音不忘
銘納諸幽

宋故左朝散郎賜緋魚袋錢君墓誌銘

君諱覯復字知原平江常熟人於吳越王錢氏為疏屬忠肅王舉圖入朝君奕世為士不與恩澤倖之列獨賜田在常熟之李墓因家焉後徙居邑中曾祖訓祖仁貴隱德不仕父衍累贈右朝議大夫君天資頴異自少小知務學一日大書穀梁子成童不就師之語于門朝議公驚喜招延名士教之讀書製文度越流輩年十七當赴舉會祖母李氏將葬君不就赴以歸或勉之則曰祖母

恩我厚矣今不與執事後悔何及是夕夢有告以歲若干當登科自是益自信不以毫髮非正干定命由郡學陞辟廱政和九年以行藝兩優釋褐賜上舍及第授將仕郎調越州諸暨縣主簿已而用釋褐第三名特恩改授從事郎温州府學教授温號多士君風勵程督學者知勸歲終以教悉溢額循文林郎終吏過瑞安巨寇方臘猖獗道梗不通縣令王公濟君素所厚也往贊之講畫備禦悉自君出公濟信之不疑時旁郡邑皆焚剽流

民歸瑞安相屬於道或議驅出境君曰孰為善境驅之適資寇並海有州徒流者數十輩居焉載糧就廪絶其航渡頃之流民自獻其能鍛治兵械一新又募鎗杖手之趫捷果悍素有稱者用之賊沮敗不敢犯境公濟推君功第一君不自言輙止次調湖州司户曹事郡守治尚嚴察吏隂拱以覸不一啟口論當否事有愆於情法者君獨力争初不謂然已而悔服同郡富人朱姓勔名者以附麗得官驟致通顯其力足以福禍人内外搢紳

咸畏之以君登巍科為時聞人願以女歸君君不答同舍謂君盍俯就之當得美仕為親榮君曰吁是何言歟吾雖貧持菽水奉親親樂也有如假託非類以進豈吾親意也哉苟如子言適取辱何榮之有聞者韙之至是報罷莫測其由或曰此朱氏力也久之調楚州司戶曹事到官七月丁朝議公喪君生理不給既服喪歸益困時郡縣計民稅輸錢官自貿絹取羸資甚厚縣尹憐君貧願以千緡歸君輸俾自收其羸君愕然謝之固窮如

初服除調衢州軍事判官虜騎犯江浙衢當路衝君白
郡守縱民老弱畢出戶留一丁不留與留而殘弱不堪
任者罪如軍法其後卒徒欲乘時為變顧城中金帛子
女無可冀獲乃止以勞循儒林郎秩滿再除衢州州學
教授未赴丁繼母恭人范氏憂服除改左通直郎除國
子監丞尋改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滿歲相繼除太常
丞秘書郎尚書戶部員外郎君仕州縣久諳練庶事居
省戶若素習吏不敢欺聲名赫然意且用矣俄以言罷

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後八年起知廣德軍始至訪民利害立罷行之地居高陸歲上供民輸建平倉由湖轉江入丹陽閘以達行在所道回遠復加斂為貲費號水脚錢君亟請於朝寄廩湖之四安相距纔五十里民不病勞循運河至國門不過五日費減大半或謂地產竹木官吏失譏察逸稅籍甚多君以細民肩荷手持蕢十百以活妻子其忍扼取之且懼開端為後患雨暘小愆齋禱於神致禮甚恭雖歷旬月無倦色至民俗用巫覡語

屠割埋瘞不合典常卜非神意者悉命禁絶歲饑議發常平倉部使者屢抑君君手書諭屬邑振廩濟民且曰民命在朝夕吾能不獨任擅發之責乎旱益甚境内田十捐八九復請於朝願盡捐歲租以活一方後卒如君言大抵君為政以愛利百姓為心惟恐弗及苟利民力行之不顧已私類若此君在郡憂勞成疾比滿秩歸增劇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終於家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五累官至左朝散郎賜五品服娶徐氏故吏

部尚書鐸之女封安人男四人曰侯左迪功郎新紹興府山陰縣尉曰佃左從政郎池州州學教授曰佖曰僩學進士僩後一歲以哀毀卒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監潭州令同茶場陳大年次適左宣教郎新筠州州學教授徐廷獻諸孤以二十二年正月辛酉葬君于縣虞山之南距大父塋五百步君有志節執義堅固不曲意求合以希薦引平居簡重臨危健決智畧横出皆契事機事親孝謹求所以順適其意者不少懈初朝議公嘗稱

債於人至三百萬晚歲貲産耗無以償憂見於色君竊諳予錢家以己名就易券别示必償朝議意乃安其後予錢家更兵火子孫散亡契驗不存君躬儉勤抑損妄費生理稍葺他日持六十萬錢歸郡人朱氏朱氏以不聞父祖遺言拒弗受君曰若不聞如吾知之何既而次第訪尋遍償之不負一錢人有急扣門不以事為解尤不喜修怨嘗有説君者加謗讟甚至君弗校異時其家凋零子若孫來歸率報禮之未嘗及前事嘗自謂出仕久

狃習世故失其性真及奉祠累年意泊如也惟老學不
衰無頃刻廢書或探内典究死生性命之説自號正靜
居士且名其所居之堂以諭諸子甚篤故侯佃遊太學
為名士試選屢優朋類斂衽知不敵相繼登第鄉里榮
之以為君操履之報君邃于經溢於文辭尤喜為詩有文
集十五卷論語解二十卷藏於家前葬四月長子侯以
余與君有一日之雅總君出處細書造門以銘見屬辭
情懇迫余老病神意昏耗屢謝不能侯曰先君治命且

吾母朝夕冀也其忍辭

銘曰

君少之時敏而文勵且勤以發厥身仕吏閲志剛

決以昌其業任不過尚書郎官不登上大夫有藴

未輸孰使然歟命也吁

太碩人傅氏墓誌銘

太碩人傅氏會稽山隂人故朝請大夫龍舒太守贈通

議大夫吳興劉公某之室也政和八年七月九日卒於

京師子太常丞安止之僦舍安止奉太碩人之喪歸吳興以其年其月其日葬於烏程縣澄靜鄉麻父山之原從龍舒之兆後二十三年其第三孫岑以户部侍郎出奉祠尋守上饒岑於其為猶子貽書見屬曰大母之葬將二紀叔之所知也而隧未有銘不幸父兄相繼淪謝其存焉而事大母之日最久習其言動者在諸姪惟叔在諸孫惟岑岑老矣使一日先太母填溝壑而太母之遺懿不揚無以昭示後人則岑之恨豈有極哉每得書

問無慝外必以為言其其敢辭按傳氏系出傅巖歷漢及唐世有聞人或居此地或居清河至太碩人之髙祖天台縣令鄞始著籍山陰曾大父仕𡡅為河南府澠池縣主簿大父霖贈尚書職方員外郎父瑩任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贈某官屯田以篤行聞於時鄉里稱頴子其孫息有家法且勵於學多名卿才士大夫門之感在東浙為右太碩人其第四女也天資孝謹自少小如成人屯田難其配龍舒伯父年十八誦詩作賦論議如

賈生再上登巍科聲名籍籍先娶新昌石氏早亡屯田以太碩人歸焉太碩人之歸劉氏也事舅姑惟其所適恭其夫如賓嚴祭祀厚宗族睦姻黨恩妾御子其庶猶嫡子諸婦猶其母動静有常率應儀法簪珥服飾非甚敝不改為勿殉時好平居言笑甚寡和豫之氣溢於顏間自始及終未嘗語誤羣從婦族居惟長伯姒是師太碩人有所曉譬未言而誠意已喻聽者悦服閨房忿争戾氣横出望見太碩人在堂則屏息縮躬若無所容太

碩人初無言也觀者竊嘆德人之有威若此龍舒仕官四紀橐無旨蓄鞠養孤甥至終其身既畢其嫁娶又先巳子官之太碩人贊其事而躬其役實甚勤凡今女子之行為可稱者皆優為之未易疏舉晚歲閱佛典有得視世事若無心臨終不亂享年七十有八男四人長曰斂止任某官簽書淮陽軍判官廳公事持龍舒之喪以毀卒其後以其子贈通議大夫次太常丞安止也官朝請郎次嘉止修職郎福州羅源縣丞次祥止不仕女六

人適搢紳郎處厚范正平實諎吳埍袁敏孺陶櫖孫男

崧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嵒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

提點洪州玉隆觀夲左朝散大夫降充徽猷閣待制知

信州軍州事宗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嶧右迪功郎

新授明州録事叅軍嶸左宣教郎太常寺主簿夵㫗岯

業進士孫女婿曰葉㮨詹度葉宏中張由智沈邦達吳

居實居恭曾孫男垌瀼砿法瀹湍澗泌涑坦之洪曾孫

女得婿者曰葉均葉先太碩人既葬十有餘年之間三

男二長孫之亡諸孫之仕居中者三岑力學有儁才喜論事自結主眷始為從官嶠嘗仕太常少卿嶸亦稍稍為時用嗚呼太碩人之遺澤未有窮也

銘曰

傅出商岩　望於北地　厥後克世
於今千祀　爰著山陰　自我高祖
冠冕彬彬　有煒其英　惟屯田公
篤行純備　家世矜嚴　是則是似

猗歟碩人　實鍾其懿　人所謂難
我乃獨易　我視舅姑　如父如母
察色承顔　惟命可否　我視厥子
皆若已出　慈愛均等　何有庶嫡
從婦族居　伯姒是師　誠意款款
聽者悦隨　鞠養孤甥　輒先子官
克相其夫　悉義所安　自昔婦德
見於女史　鮮克始終　有是具美

麻谷之罔　時惟舊藏　無使壞傷

閟此銘章

宋故從義郎密州兵馬都監累贈右奉直大夫

趙君櫂厝銘

君諱不侮字彥恭太宗皇帝六世孫漢恭憲王元佐之系元佐生密國公允言允言生南康郡正宗立是為君之曾祖祖仲淋贈安化軍節度使追封安陸侯父士顆贈安化軍節度使追封武當侯君以蔭授三班奉職歷

宣州濟州永靜軍酒稅瀛帥張公近奇君之才越資格
辟授瀛莫二州兵馬監押知桃花寨次調湖州兵馬監
押密州都監宣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官舍
序遷至從義郎後以次子善經通朝籍遇郊禋贈君文
階累至奉直大夫君性沈厚孝謹不妄言笑好學善為
詩章遇事通敏有志節可撼以氣初為祭酒官前致課
入不登酒復敗惡部使者將按其罪叩門祈哀以親老
為言君慨然許之為見使者請以身任其課吏釀補償

有不足繼以私財使者髙其義聽其去桃花寨地接近邊居因其土俗和輯訓練得士卒心湖郡通衢偪仄飛甍相壓郡守命居民撤去之君曰居民盜佔非一日矣今盡徙恐不能制兼并徒使單弱受弊守悟議寢洎君終更人有委白金一篋結守舍者託附致京師君赴祖席詰朝得片紙於几上曰蒙公厚恩願効諸從者君愕然以告歸安丞王嵘勾得其姓名志歸之葢嘗為重囚誣引賴君辨其枉得釋者也在密州時軍賊季進告其徒

橐槖既盡得許其贓罪皆誅死君隂爲末減上其狀後
悉獲免或詰之則曰吾豈寘人於死而覬上賞耶其執
義慷慨忠恕廉潔類此者甚多初君旅殯河陽氾水之
僧廬紹興九年河南地復始以喪歸明年閏六月朔權
厝於臨安府歸安縣靈鳳鄉靈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六
配高氏贈中書令諱化之之曾孫女封太恭人男三人
長善結左承直郎江淮路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後君十
五年卒次善繼右朝散郎權知奉州軍州事次善約女

三人長適右廸功郎姜協次適少傅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封楊國夫人季適左朝奉大夫知嘉州軍州事郭世雄封宜人孫男八人汝褈汝餘汝劼汝勵汝勔汝勅汝功汝劭汝餝左修職郎新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孫女二人君以儒雅自將所與交必一時聞人尤篤於教子延禮髦俊朝夕講肄故其子皆有能稱善結擢宣和六年進士第善繼在南都試選屢優文行可觀今為名太守下逮其孫

汝飭亦勵世業弱冠登科女歸名臣上所眷遇位列九棘門户赫奕歆艶一時豈惟君之智識絶人効見若是抑持心忠厚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若孫也君權厝後若干年君之外孫任參議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楊君偰狀君之行求銘於余曰吾母治命也其敢忘余心閔焉且嘗與善結為同僚而善繼從游益相厚義不得辭

銘曰

義利之判分兩岐　彼輕此重或使之

得喪內怵心火馳　嗟哉趙君儼自持
赴急拯難初不辭　棄賞却餽義且慈
吾行四方任京師　所見貴冑如君誰
子孫砥礪敦詩書　奕奕門户生光輝
植槐候報勿復疑　陰功至行天所私

徐氏安人墓誌銘

安人徐氏世莆陽人徙居吳郡故尚書户部員外郎同郡錢君覿後之室也時户部之亡也安人命長子俁來

吴與以户部遺意屬銘於余葬未幾俣再至拜且泣曰天不悔禍吾母又棄諸孤俣不即死者以宅穸之故今克葬矣而銘未立顧憐我而深悲之且察吾母之素志而賜之以銘匪公其孰賴余心感焉不敢以老且病為辭安人諱溫字德柔曾祖真樞故不仕祖模贈正議大夫父鐸熙寧中廷對魁天下士仕至吏部尚書贈少師安人則少師之季女也生有令姿性識通敏母吳國夫人莫氏知其非凡女子也甚愛之重於擇對於時太師

蔡魯公於少師為同里願得安人為子婦吳國辭焉私語其子吾女當妻士人終不與勢家子以苟名位爾等誌之户部時為太學生以上舍兩優解褐名聲煜然蓋常拒勢家之求姻者或以安人聞乃自喜以為得所願兩家事適相契鄉里至今艷之安人之歸錢氏也事舅如父事姑如母宗族内外禮意周洽被服簡素如寠人子相夫必以義户部佐州郡有能稱旁近有疑訟乂不決者往往委之吏牘堆几安人嘗戒左右毋得以他事

闕白俾之盡心或從旁贊決言動得理前所㬰朝議之
葬營奉父之不能其或勸累甓代椰安人曰不然天或
者見假生理未泯而追念今日之闕雖悔何及斥所御
簪珥等鬻之以佐其費户部感服以為吾意亦及此而
不言者恐汝難之也其後貲費益窘安人意慮精密重
以儉勤寸積銖累十有餘年遂克成家歎曰吾有屋可
居有田可業不啻足矣尚何求凡言利道者皆謝弗聽
平居不妄費一錢至賔祭餽遺不敢少簡人以囍危見

諮未嘗輙拒閨閫事井井秩秩不亟不徐而入自祗率喜釋氏學治鐘飯僧崇飾佛像費不可計閱貝葉書數千卷晚有得焉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諸孤以其年十月壬申葬於虞山之西祔户部之兆禮也安人以户部陞朝遇郊祀恩封至安人男四人曰俣左迪功郎曰佃從政郎皆太學名士相踵登第曰似曰倜業進士舉倜先夫人十月卒女二人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合同茶塲陳大年左宣教郎新筠州州學

教授徐廷獻

銘曰

嗚呼安人志昌偉　率德蹈義佐君子

被服簡素心不耻　肉視萊蕣甘且美

服勤於家歲其幾　高門崢嶸雄我里

郎君競秀名煌煒　積金滿籯不足喜

志業克就誰與比　為善之慶有如此

蒼山同穴不踰禮　我諗之銘光女史

茗溪集卷五十一

茗溪集卷五十二

宋 劉一止 撰

雜著

趙陳都官墓芝亭石刻後

某弱冠游太學從師左閭得前輩制科進卷讀之其題曰太平有為策者蓋賢良都官陳公之文也觀其極論天下民物利疚慷慨熟復鄙心慕焉今六十年矣尚能記其髣髴公以嘉祐四年召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科自秘閣至廷對皆為第一十餘年始為越州山陰宰上書論青苗事忤時相一斥不復公自謫廢便無仕進意當是時詆新法得罪去朝者如中丞呂公諱誨殿中侍御錢公諱顗其伯祖雜端諱述同時出國門至南京飲酒三日而别且相戒不復出公官早又早世士論悲之公之亡蓋某始生之年獨幸與其孫商彦俱為太學生得公之文獨多商彦以文學馳聲庠序士類推服既仕宦不苟進懷抱怡然詔某曰我自得官應遷轉者並

用考功格計歲月而升未嘗僥倖一日恩賞中間嘗丞秘書為顯州之階已而補外其忠節之高不辱其祖史臣稱魏謩挺挺有烈祖風余於商彥亦云芝亭之瑞前諸公論之詳矣茲不徒言紹興巳卯六月丙午劉某書

宋故太宜人莫氏墓誌銘

太宜人莫氏會稽餘姚人故贈右通直郎同邑胡君諱伋字浚明之室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晦不仕太宜人自少小知書浸長作詩論文如慧男子女工之事不

學而能年三十始嫁與其夫以文字相磨切甚自樂也
浚明負才氣謂富貴功名可以拾取初以鄉書試禮部
不偶因肄業太學閱三歲歸省其母宣夫人尋奉母命
成婚于莫僅旬日復如京師太宜人不奪其志每致書
問無恙外必以母養勉之既又齟齬及慨然言歸闢館
舍受鄉黨子弟之願學者躬自教授或衣食之太宜人
實喜焉子二人曰沂曰汾方沂之在母也太宜人夫婦
危坐相對多誦經史用古人胎教之說沂生而資性敏

悟絶人督教之甚嚴汾慕好亦如其兄客過其門聞誦
讀講演之聲嘆曰有是夫也有是婦也有是子也沂未
弱冠試補太學為選首紹興五年中進士甲科自是奉
親就養官舍二十八年以所為尚書師遇郊祀恩封太
安人明年顯仁皇太后覃八十之慶加令封三十年五
月晦以疾終享年八十有七時沂為尚書户司員外郎
兼國史院編修官校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護喪
既歸貽書乞銘於余將以其年十二月壬申葬於邑之

翁湖之原祔洝明之兆建炎己酉余嘗學會稽旣終更聞冦難越江淅未知避地之所外親或告余距縣三十里有胡氏世業儒兄弟好客急義有賢稱盍往依焉余舟楫至門皆出望余舟迎謂僕夫曰此教官劉姓者耶於是開其傍舍見授几飲食器用纎悉備具其至如歸余不自意恐懼流落中得此也已而見太宜人於堂上而余之室乃獲朝夕從太宜人游見其勤儉有家法奉祭祀睦姻族周人之急不少靳談人之善如己出其所

居之軒名曰清淨悉足以為法每為余言之其後浚明以其妹歸余長子𤅢為姻家孫男七人振拱挺抑抗括揄孫女五人尚幼

銘曰

侃侃宜人　行中軌則　歸嬪儒家

伉儷連璧　朝暮見聞　詩書禮易

惟善之為　㑹靡有忒　晚而就養

既壽既秩　夫豈人謀　陰報其必

家山相望　墓木拱揖　我諗之銘

州里是式

右二文乃先公八十三歲時作嘗語子孫曰此文入石我不及見矣是年季冬捐館如前云故表於此卷孤纍泣血謹書

茗溪集卷五十三

宋 劉一止 撰

樂章

洞仙歌

細風輕霧鎖山城清曉冷蘂疎枝為誰好對斜橋孤驛流水濺濺無限意清影徘徊自照 何郎空立馬惱亂餘香綺思凴花更娟妙腸斷處天涯路遠音稀行人怨角聲吹老嘆客裏經春又三年向月地雲堦負伊多少

夜行船

一頃疎梅開半就折芳條嫩香沾袖今夜何郎樽前疑怪花共那人俱瘦　測測輕寒吹散酒高城近怕聽更漏可惜漢橋月明風露長是在人歸後

念奴嬌　和曾宏父九日見貽

江邊故國望南雲縹緲連山修木遠憶淵明束帶見鄉里兒曹何辱世味醺人折腰從事俯仰何時足可憐菊下醉吟誰共徵逐　我愛九日佳名飄然歸思想當年

邱谷夢繞籬邊猶眷戀滿把清樽餘馥援筆洪都如君
英妙滿坐芳傾屬月臺揮袖叫雲聲斷橫玉

又

故山秋晚歎蕭蕭華髮霜林同色崖谷題詩追舊賞往
往蒼苔緣壁二士權奇一翁衰病努力攀節屐佛香吹
過了知境是空寂　別後風月佳時拄頤何事想東林
遥碧小硏蠻牋驚秀句天巧何曾雕刻倚馬宏才凌雲
逸氣路覺丹霄直三千牘就看君歸奏文石

又　和陳元載中秋小集

燕臺暮集對秋容淒緊松陰冪冪從倚欄邊臨翠壑千頃風烟横出坐待氷輪天空雲散一色如蒼璧姮娥有意為誰來赴今夕　身世如許飄流佳時輕過乃他年空憶我輩情鍾端未愧昔日蘭亭陳迹坐上何人驪歌淒斷話别還應惜有心紅燭替人珠淚頻滴

又　中秋後一夕泊舟城外

水烟收盡望汀蘋千頃銀光如冪霜鏡無痕清夜久惟

有鷩魚跳出月在林中我疑天公歡飲仍如壁姮娥應為後期償賽今夕　遥想當日同盟山齋孤諷有新詩相憶聚散難常空悵望萍梗飄流蹤跡明月明年此身此夜知與誰同惜參横河側短篷清露時滴

踏莎行　遊鳳凰臺

二水中分三山半落風雲氣象通寥廓少年懷古有新詩清愁不是傷春作　六代豪華一時燕樂從教雨打風吹却與君擕酒近欄杆月明滿地天無幕

虞美人　族兄無言赴召

浪花雲葉交加舞身近青冥路天知此客解騎鯨今夜一江明月送行行　從今直上鰲峯去應記經行處莫將險語亂江聲却怕月中高臥彩虹驚

江城子　送王元渤舍人將赴吉州日作此以獻之

秋香巖下着樽罍少徘徊莫停杯來歲花時相望兩悠哉看取修眉縈度曲真個淚界香腮　船頭鼕鼓月帆

開曉風催首應回景物撩人詩思不勝裁會有江山淒惋句憑過雁寄儂來

臨江仙　餞別王景源赴臨江軍

柳外雙旌斜照日忽忽去意難留大江滂畔老諸侯舉觴仍氣槩覓句更風流　遲暮不堪容易別溪聲為寫離愁自從今日轉船頭他時扶杖叟獨立向滄洲

又　和王元渤韻

落日西風原上好笛聲誰奏伊涼緩尋山徑掇幽芳平

生真自許江海老潛郎　最愛杯中浮蟻鬧鵝兒破㲉嬌黄使君醉裏是家鄉更追修禊帖一詠一傳觴

雪月交光

正五雲飛伏縞練纎裳亂空交舞拂石歸來向玉階微步欲喚氷娥暫憑風使為掃氛驅霧漸見停輪人間未識高宜真侶　千里無塵地連天逈倦客西來路迷江樹故國烟深想溪橋何處雲鬢分行翠眉縈曲對夜寒樽俎清影徘徊端應坐有風流能賦

望海潮

垂楊深院啼鶯清晝東風細繞簷牙野色亂春嬌雲捧日燕翻蝶舞交加溢詔下天涯早畫船飛檝疊鼓鳴撾共挽旌幢緩留絲竹醉韶華　江都自古豪誇正迷樓隨絮月館吹花玉扆眷深金甌望重何人暗草黃麻歸接堤沙宴上林風月紫闕烟霞鳳檢飛來便將春色到朝家

醉蓬萊　秀城元夕

正宫橋柳潤候館梅開暮雲凄洌澤國春歸是曉燈時節吹綻紅渠挽低星斗共水光澄澈霜瓦樓臺參差似與蓬萊相接　千騎遨遊萬家嬉笑簾捲東風弄粧成列慢舞樽前看輕盈回雪來歲今宵舞韶聲裏對六鼇雙闕鳳檢飛來玉驄去踏青門華月

望明河　贈路侍郎使高麗

華旌耀日報天上使星初辭金闕許國精忠試此日傳巖濟川舟楫向來鷄林外況傳詠篇章雄絶問人地真

是唐朝第一未論勲業　鯨波霧雲千疊望仙馭縹緲

神山明滅萬里勤勞也等是壯年繡衣持節丈夫功名

事未肯向樽前傷輕别有飛棹歸侍宸遊宴賞太平風

月

驀山溪　葉左丞生日

卿雲衍蒨翠壁天開就移下小方壺照初日嘉林濯秀

君恩暫許邱壑憩夔龍開徑竹續巖花小試丹青手

聲名德業漢代誰居右紅旆碧油幢想今古山中未有

霜松手種應待茯苓生齋釀熟玉泉香還上萱堂壽

生查子

城頭長短更水調高低唱别酒不盈斟淚灑風烟上明年二月時更向城隂望只有舊歌辭傳作風流樣

清平樂

相望吳楚遠信無憑據欲倩春風吹泪去化作愁雲恨雨　春應已到三吳楚江日夜東徂惟有㳂流魚亦不知尺素來無

青玉案

小山遮斷藍橋路恨短夢難飛去長記修眉索曲度約花開檻映風招袖總是憐淚處闕暮猶有多情舊時句極目高樓千尺許竹枝三唱為君凄斷東日西邊雨

夢横塘

浪痕經雨鬢影吹寒曉來無限蕭瑟野色分橋剪不斷溪山風物船繫朱藤路迷烟寺遠鷗浮沒聽疎鐘斷鼓

似近運過驚心事傷爵客　新醅旋壓鵝黃搭清愁在眼酒病縈骨繡閣嬌慵爭解說短村傳憶念誰俾塗鴉維髻嚼蕊吹花弄秋色恨對南雲此時悽斷有何人知得

西河

山驛晚行人乍停征轡白沙翠竹鏁柴門亂峯相倚一番急雨洗天回掃雲風定還起　斷崖樹愁無際念淒斷誰與寄雙魚尺素難委遥知洞户隔烟窓簟横秋水

淡花明玉不勝寒綠樽初試氷蟻小歡細酌任歌醉撲流螢應卜心事誰寄天涯憔悴對今宵皓月明河千里夢越空城疎烟裏

眼兒媚

度歲經年兩看承誰信有輕分從前穩過如今方悔不會溫存眼前無限經行地何處不銷魂多應為你不看風月睡過黃昏

水調歌頭 和李恭發尚書泊舟嚴陵

千古嚴陵瀨清夜月荒涼水明沙淨波面一葉弄孤光北望旄頭天際殺氣遥昏楚甸雲樹失青蒼愁絶未歸客哀鬢點吳霜　聽江邊鳴寶瑟想英皇騎鯨仙裔高韻清絶勝風篁醉入無何境界却笑昔人底事遠慕白雲鄉不見咸陽道烟草茂陵荒

又

縹緲青溪畔山翠欲黏天縱雲臺上攬風招月自何年新舊今逢二妙人地一時清絶高並兩峯寒歌在烟霏

外人在去留間　着方床容老子醉時眠一樽相屬高會何意此時圓況是古今難遇人月竹花俱妙曾見句中傳不向今宵醉忍負此嬋娟

鷓鴣天

巖下秋陰引興長坐中初識令君香攬將風月歸詩藪乞得溪山作醉鄉　憐我老子傳觴吳霜點鬢又何妨只應銀燭交紅夜羞對雙歌髮彩光

木蘭花

桂香臺上秋風娟鴨緑溪前離思渺一卮芳醑細深傾聽盡陽關須醉倒　政成早晚成温詔莫戀江城歌吹繞明年身到鳳池邊重看春波生故沼

浣溪沙

午夜明蟾冷浸溪姮娥應有辟寒犀桂巖仍在曲闌西　襭蕋攀條情未已經邱尋壑想招攜不應癡馬惜郭泥

點絳唇

洞户香凝晏閤特地風烟好靚粧娟妙玉雪光相照
認是桃源綠水紅雲遠真曾到漾舟人老應被桃花笑

又

雲鬟分行照人明艷新粧就御香窓牖細酌鵝兒酒
鐵撥深弦一試春風手龍仙奏絳霄聲透不許人間有

臨江仙

臺上風光濃欲滴傍欄芳桂陰成亂山相對長官清琢
詩能句好舉酒見心傾　團扇不應秋後棄幾年仁惠

風行渭城柳色若為情一樽松竹底三唱和秋聲

蓦山溪

王家人地奕奕争髙秀金紫照青春想當日烏衣巷口聲名氣概今見兩朱旛詩似錦酒如澠屬意風光厚

醲泉石壁未減南陽壽清興與誰同探梅蔦溪橋驛候東風御柳應是此韓翃歸步穩赤墀邊肯記幽棲否

念奴嬌

小舟漂兀犯溪烟深入無窮寒碧路繞蓮塘渾亂眼千

頃朱朱白白聞說高情尋盟鷗鷺愛此風標客掀髯一笑頓忘身世形迹　我愛古邑風流碧峯爭秀時相持如掞製錦才雄應未怕百里文書堆積吏散庭空舉觴邀月引興何妨劇却憐宣子杖頭纔掛錢百

柳梢青

柳行烟暮常記岸幘風流張緒酒興詩情而今移向那邊佳處　使君自樂蕭閑未肯副巖廊虛佇不念寒窓老人幽夢追尋無據

鵲橋仙

春風真個取將花去酬我青陰滿院名園清晝漏籤遲未肯負酒朋歌伴　使君情在暮雲合處臥看碧峯巍弁向來魂夢幾曾真休怨斷樓高不見

浣溪沙

曾向蓬萊得姓名坐中省識是飛瓊琵琶翻作步虛聲一自當時收撥後世間絃索不堪聽夢回悽斷月朧明

點絳唇　和王元渤舍人見遺

歲月飄流故人相望如箕斗畔愁千首詩骨能清瘦

昔日鷗絃同看春風手君知否袖痕別後猶有臨岐酒

又

山色新涼夜堂爽氣侵南斗為誰驤首月冷氷娥瘦

八萬二千雕琢瓊瑤手君知否待君歸後雙照林中酒

望海潮

東郊人報春風消息先歸御柳宮梅殘雪戀枝輕陰閣

雨鬱葱瑞氣佳哉清曉九門開聽舜韶聲舉迤邐天街雙闕連雲六鰲横海駕峯來　華燈競簇樓臺正豐年共樂歡意徘徊簾捲弄粧塵香趂馬輕寒細入人懐争持鳳輦回看一天星斗移下蓬萊是處歌謡太平聲入萬年杯

青玉案

馬頭雙鵲飛來喜暗凝望音書至一掬離懐千萬事緑窓深夜短牋封就應也尋人寄　春風鬢畔踈梅蕊映

粧艶清如洗苦恨眼邊長憶記楚宫行路倚橋攀驛供

畫梅花淚

喜遷鶯

曉光催角聽宿烏未驚鄰雞先覺迤邐烟村馬嘶人起

殘月尚穿林薄淚痕帶霜微凝酒力衝寒猶弱嘆倦客

悄不禁重染風塵京洛　追念人别後心事萬重難覓

孤雁托翠幌嬌深曲屏香暖争念歲寒飄泊怨月恨花

煩惱不是不曾經着這情味望一成消减新來還惡

踏沙行

淡月精神踈梅風韻粉香融臉胭脂潤袖痕猶帶玉虹烟六朝窄樣裁宫錦　眉黛分愁眼波傳信酒闌畫燭交紅影有期無定却嗔人索強我早諧伊性

浣溪沙

莫問新歡與舊愁淺顰微笑總風流眼波横注楚江秋　十字街頭家住處心腸四散幾時休攬風招月是朱樓

茗溪集卷五十三

茗溪集卷五十四

宋 劉一止 撰

閣學劉公行狀

曾祖臚贈尚書刑部侍郎

祖逢太子中允贈左光禄大夫

父撫贈右太中大夫

母王氏贈太碩人

公諱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曾大父而降世以儒學

名家伯祖述以直道清節事神宗為知雜御史疏新法得罪者也御史之子握年十八登進士第至龍舒守見公尚幼趨於前命賦詩操牘立就語奇出舒州喜且嘆曰此異童子吾宗其興乎未冠試太學屢先於多士聲稱籍甚丁內外艱跣哭就道見者為之感動家貧力葬無違禮有司欲請以公應八行選公曰行者士之常也謝不就宣和之三年始獲奏名禮部唱第廷中少年朋遊多已貴且顯至公名莫不舉笏相慶公視之泊如也

監秀州都酒務人皆唁公宜在文字之職公不畀其官事以辦給長吏知公名未始以常僚待之秩滿遷爲越州州學教授時翟汝文知州事翟公早入翰林於流輩鮮所稱許得公歡甚間出所爲文屬公以定其藁至以詫客曰頗曾見人物如此乎公既代去避地於姚江有傅崧卿來攝郡政書禮數公即勸傅公起義師以赴國家之難至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傅公感慨流涕會李叅政邴得祠過郡見公留語終日密薦公人

物議論宜在朝廷葢不使公知之建炎四年為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紹興改元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務畧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能圖爾昔吳王夫差既勝齊而子胥以為憂曰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而楚以不亡是禍福倚伏果不可不為也如其不為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

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基所對剴切知治道乃欲驟
用公而執政者不懌焉因除秘書省校書郎考試兩浙
類試進士公語同列科舉方變欲文學之外通時務爾
凡言涉浮靡者盡黜之既皆患無其人公袖出一軸曰
是宜為首及啟號乃九成也九成以行誼推重鄉里餘
多一時聞人衆始厭然服矣是年冬遷監察御史上䟽
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
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

蔓且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為決而繫辭則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不曰道消而曰道憂者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能而使之憂則將圖之而無所不至矣朝廷行事無一定之議公又上疏言陛下憫宿蠹未除念紀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

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心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悉舉矣上覽奏嘉納時庶事草創有司法令類以人吏省記而吏生因緣欲與則以與例進欲奪則以奪例陳公曰法令具在奸吏猶得侮之今一切聽其省記欺弊可勝言願以省記之文送勑令所定而頒焉公雖未嘗任其責而論事不一方手詔詢中外利害命

大臣修政之日公即具言宣王内修政事者修其所謂攘夷狄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為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言人才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廷之士久而不出在外者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為州縣官皆僥倖之門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爾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唐劉晏法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凶荒增重監司

自轉運副使至提點刑獄並以曾任侍從官為之及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當是時雖中丞侍御史有論必洛公而後決明年秋遷起居郎奏事上前上逆語曰卿乃朕所親擢也自六察遷二史祖宗朝有幾公謝臣不足以知舊典尚記宣和間張徵李稅與臣實同顧臣何以當此公既荷上知其在臺察已剌口論事至是因面對極陳堂吏官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遂罷為主管台州崇道觀寓德清傳舍杜門却掃自放於山

水而詩文益清健閲三年召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神主於温州未行改權發遣衢州又改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加直顯謨閣公盡心庶獄每行部其株連久繫獄者釋遣動數百十人守令至盱眙而民或畫像以祠公然悍強冒法者未嘗故縱越有巨姓怙富横甚致仇人於死賂二三達官求以為受顧覬末減公治之愈急屬吏咸恐公不顧卒刑於市一路始服公之平會攝帥事即奏疏比年帥臣權稍輕屬郡莫相統攝調兵則不遣

移食則自占今既罷管内安撫矣則諸郡有得便宜指揮者亦宜聽帥司節制以章前日之獘秩滿除權發遣常州未赴召入秘書為少監既賜對上曰知卿久外無為卿言者公頓首謝居兩月復為起居郎遂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賜服三品時九年正月也會莫其將校出身除起居郎公即亟上奏將以太府丞驟綴從班前此未有道路籍籍以為將上書助和議而已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為地而不忠乞併與臣罷

之疏入不報九月遷給事中仍兼侍講徐偉達除知池州偉達嘗事張邦昌為郎者也公言邦昌僭逆凡仕偽之人皆知諱其官稱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耻者一郡既足惜且無以示好惡於天下遂罷偉達呂杭以大臣子除貼職添差浙東提舉茶鹽王存等非老病而罷從軍從軍與差遣公皆謂不可至貴近之請尤論執不避其下雖小事必爭之孟忠厚乞試河南一郡公奏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此例一開有出忠厚

下者何以禦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任執政給俸公曰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薄况州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上皆為罷之武仲王仲寶等押扈衛人馬依康履例給科歷公亦奏科歷非參選不可給一二年來始以給奇功者履等非奇功而仲寶又其屬也廖剛時為中丞謂其僚曰臺當有言皆為劉公先矣我等獨無愧乎

公居瑣闥僅百許日繳奏未已用事者始忌公因誣公薦士失實又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秘閣修撰十五年冬除敷文閣待制議者希用事意謂公辭免有譏誚遂中格併奪修撰二十三年上疏請老始復秘閣修撰致仕九月奏除敷文閣待制二十五年用事者死上更皦庶政即起公赴行在公聞命不敢固辭杖而造朝至國門辭曰臣老且憊念竭力以報陛下然足嘗跌而傷拜伏不能如儀惟陛下貸而歸之上雖思公之賢

渴欲見公而亮其無隱遂進公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以歸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八十有二明年正月丁酉葬於烏程縣登靜鄉趙村後塢山之原官至左朝奉郎爵至長興縣開國伯食邑至八百户訃聞贈左朝散大夫娶臧氏同郡記室參軍詢之女勤儉有禮節閫内巨細未嘗憂公而勸公以游學及公既達不以為喜既退不以為戚先公十年卒封碩人男二人巒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嶅右承務郎淮南

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孫男九人簡符管筌篆範策籍笈得官者五人餘業進士孫女三人適張頡周楠而一尚幼公少敏悟七歲能屬文既長博極羣書至佛老星歷方伎之説莫不窮析要妙為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栁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雖演迤宏博而關鍵嚴備鄉人士大夫葬其父祖得公誌墓乃以為榮其為制誥明白有體麗而不俳雖書詔填委一日數十倚馬輙辦嘗曰人君訓告賞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愍鄰駡坐

之為哉故公在詞掖數月人爭傳誦顔魯公孫特命官
公當制偉甚上歎賞不已至手書之其為詩高處陵轢
鮑謝下者猶足眇視温李寄意深遠自成一家吕舍人
本中陳參政與義皆號能詩得公詩驚曰此詩不是人
間來也石林葉公夢得與公平生交其論當世人物以
公為第一流至公詩亦曰世間久無此作矣有類藁五
十卷藏於家公儀矩整秀樂易長者聞人有小善至單
詞隻句可取率稱道不容口後進經公指授其為文必

可觀然公於文蓋無所不能於學無所不通自少馳聲場屋年逾四十始得一第暮年僅掌書命曾不得正玉堂為學士其雍容獻替已不勝忌克擯廢於祠宮者十有七年及上欲用公而公已老矣嗚呼使公而蚤得用用而不為憸人間之既間而歸不病而至於復用則其所立詎止是哉公文章之餘筆法甚工而樂府亦盡其妙京師市人鬻者紙為之貴而公實冲淡寡欲游戲翰墨自布衣至登法從不蓄聲色雖飲食奉養未之少異

閑居不妄營一錢客謂公宜有以遺子孫公誦疏廣之
言以對退而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惟機械
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年逾八十抽思作文不減少日
臨終之秋預戒其家疾既革無一語謬盖達於性命如
此元吉兄弟久從公遊荷公之愛為深故知公行事為
詳因泣而次之謹狀
紹興三十二年四月某日甲子右通直郎司農寺主
簿賜緋魚袋韓元吉狀

茗溪集卷五十四

茗溪集卷五十五

宋 劉一止 撰

告詞

除監察御史紹興元年十月六日程俱行

勑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劉某御史臺屬皆朕耳目之官也自元豐肇新官制於是尚書諸曹分隷六察雖非言責之地然尚書萬機本天下之事無不總焉而御史得以糾六曹之愆違則其任亦不輕矣以爾問學之美

推於流輩才術之施宜無不可選自讐校維持朝綱尚體懋思以祇厥職可特授依前官守監察御史

除起居郎紹興二年七月十五日陳與義行

勅左奉議郎守監察御史劉其朕於干戈多故之辰崇奬文士人物凋喪之後選擇近班庶幾朝廷之光以副天下之望四方所得不次命之以爾儒服退然執義甚固文聲籍甚進官晚成比緣中秘之聯稍與南臺之選載稽公議有簡朕心遂錫瓚書俾司史事進直螭陛退

居鸞臺極於儒者一時之榮以為多士稽古之勸往哉

祗服益勵爾修可特授依前官試起居郎

除宫祠紹興二年八月三十日下陳與義行

勑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劉其朕於艱難之際雖暴衣露

蓋不敢康寧而旁招四方之才與之治天職食天禄延

見訪問禮貌加焉惟恐失士大夫心可謂無負矣茍或

負朕其可不懲爾自少史列耳目之官又親擢之以為

柱史冀爾助朕以成中興之績今乃不然朋比奸回更

相借譽竊美威權漸不可長抑而不揚何以為政其罷所任往食祠宫尚體寛恩無忘循省可罷起居郎特授依前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除祠部員外郎奉祠温州紹興四年四月七日

下張綱行

勅左奉議郎劉某朕方舉羣策以收中興之功顧天下士有一善可取猶將簡拔任用而況已試之才為朕所知之者乎以爾行義文辭搢紳推仰蚤膺罷使入直

殿欽嘉其久即退閑益自堅於氣節以充郎選還寘本朝朕之用人不以官職崇卑而為輕重往祗厥服以茂遠圖嗣有褒遷毋虛朕意可特授依前官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祠溫州神主

除浙東提刑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下王居正行

勅左承議郎新差權發遣袁州軍州事劉某鄉者國家承平日久朝廷尊榮士大夫雅意本朝而以任子外為

失職故部使者之任寖輕而州縣之奸弊百姓之疾苦甚至於不可勝救朕方念及此其間非出於甚不得已而付之以事必求端良正直之士以充外臺耳目之寄庶幾治道之興或由於此爾脩潔博習直諒而文周旋臺省聲實甚休夫明允平反使四方典獄聞風皆厚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爾往欽哉其識朕意可特授依前官權發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兼提舉本路常平等事

除直顯謨閣紹興五年閏二月二十四日下周

綱行

勑左承議郎新差權發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兼提舉本路常平等事劉某朕躬行毖祀加惠羣工爰因甄叙之常式示褒揚之寵以爾藴髙明之性而輔以中庸挺變通之才而守以静正惟嗜淵源之學素髙廉退之風念去朝廷屢更歳月肆廣合宫之霈用陞延閣之班豈獨彛章玆為異數益

思報稱祗服寵休可特授依前官直顯謨閣差遣如故

除秘書少監紹興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吕本

中行

勑左朝奉郎直顯謨閣劉棐爾頃者擢自稠人寘之左右所以自立者固嘗有聞於人矣久留於外士論惜之圖書之府英俊所萃以爾之耆德宿望而富於藝文故使往為之長至於傳史之得失邪正之是非非爾之純静以正則不足以有所辨别也爾其勉之可特授依前

官試秘書少監

再除起居郎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勾

龍如淵行

勑左朝奉郎試秘書少監劉其自起居注行而著作之官遂分自時政記作而二史之職幾廢允惟賢哲昭示典刑褚遂良知人臣之當守官規模遠矣魏謩不敢陥人主於非法論諫兼之我得其人可追二子爾威儀有則悃愊無華談子房季札之聞兼彥輔安仁之美蔚辭

章於正體獎議論於醇風自去闕廷屢更歲月幾條善政下轉而上聞一部諫書朝奏而暮召遂從蓬觀仍侍螭坳穩白璧之無瑕覺青氊之有舊爾惟善惡必記是非自明因以告猷茲惟朕志可特授依前官守起居郎

除中書舍人紹興九年正月五日下蘇符行

勑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后以書命號令四方俾代予言是為重任不有君子孰能厥官左朝奉郎守起居郎劉其文字雍容老於儒學議論博雅達於古今迴翔中外

之聯毬熟聲光之美用演綸告足為國華且侍臣職在於論思而中書基本於政事彌縫庶績協贊治功斯有賴於圖回況匪專於潤色其推素尚以副簡知可特授依前官試中書舍人

除無侍講紹興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下李誼行

勅朕惟唐虞三代之世載於詩書禮樂之文者尚或可攷也悅聞其風庶幾所為故博延鴻儒宿學入侍左右與之探討其原而敷繹其旨蓋以廣朕之忠焉左朝奉

郎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劉某以忠厚之性純一之德而輔之以廣大精微之學儒林藝苑兼出搢紳自登詞掖實代予言溫厚爾雅比儷西京朕甚嘉之朕永念古今治亂之端思得直諒多聞之益朝夕幃幄以備顧問疇咨在位莫如老成肆以是命爾夫啓乃心沃朕心爾之職也其勉之哉可特授依前官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賜如故

除給事中紹興九年九月十四日下林待聘行

勅朕惟基命令於西省謹出納於東臺責任雖同恩章則異曰疇望實之懿俾專論駁之司匪以叙遷其惟德進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賜紫金魚袋劉某資涵懿粹學造深醇峻節清規夙著士林之譽英詞麗藻蔚為文苑之華曁由領於贊書擅聲稱於手筆回翔滋久褒擢是宜其自綸闈進居瑣闥益致盡規之義無慚批勅之風尚懋乃猷以服予訓可特授依前官試給事中兼侍講賜如故

罷給事中宫祠紹興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

程克俊行

勅比詔從臣咸舉其類庶幾得士協濟康功倘所舉非所知顧有阿狥之私安所逃罪哉具官劉某奮由推擇進服通聮謂宜事君以人副兹簡拔之意而乃陷朋附之迹毋論薦之公清議靡容彈章具在其亟鐫於荷槖尚退食於琳宫服我寛恩無忘自訟可罷給事中特授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賜如故

復秘閣修撰紹興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張

嵲行

勑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賜紫金魚袋劉其朕稱禋合宮肆眚象魏開棄咎之路既一灑於庶尤閔負罪之臣宜稍遷於故秩矧乃甘泉之舊嘗詔刑史之書共霈恩禁以除苛嬈以爾操行堅正文辭深純爰以修能遂躋從列自干物議用致煩言顧閱歲之巳多諒思愆之既久茲因霈宥肆舉彝章爰升論撰之華庸示甄收

之渥廣仁恩之意朕方厚於臣工復玷缺之艱爾毋忘於飭勵可特授依前官充秘閣修撰差遣賜如故

落修撰宮祠紹興十五年十二月八日下投拂行

勅左朝奉郎充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某無禮於君衆所忿疾犯此不韙義其可容爾資性回邪專事朋附妄作弗靖自致煩言念嘗齒於邇聯俾參榮之次對殊昧省循之意敢形怨懟之辭輿論未平因難但已

宜鐫中秘論撰之職尚畀真祠禄秩之優體我寬恩毋重尤悔可特落秘閣修撰依前官差遣賜如故

再除秘閣修撰致仕紹興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周麟之行

勑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劉某大夫七十致君事禮也睠乃舊臣乞身以疾責之寵命歸老於家以爾夙負儁才累膺簡拔晚陪從橐備鑿論思繇自蹈於悔尤致久棲於閑退比陳衰疾浸迫桑榆援紱自願當

從所欲升之圖書之府列在論撰之官勉服吾恩益綏爾祉可特授依前官充秘閣修撰致仕賜如故

除敷文閣待制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八日下周麟之行

勑朕閱清風之誦喜周道之復興采鹿鳴之歌思漢儒之間作念獲成於大業敢自眩於成功有嘉侍從之臣能繼聲詩之體左朝奉郎充秘閣修撰賜紫金魚袋致仕劉某學而筮仕老不廢文雖久服於林丘實舊聯於

簪槖脫冠謝朝列方自樂於餘年摛藻掞天庭猶未忘於夙習比覽奏篇之善益知歸美之誠此盛德之事其何足以當之庚一代之文有可傳於來者爰升次對用賁褒章尚保令名以光晚節可特授依前官充敷文閣待制致仕賜如故

落致仕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下王綸行

勑君子雖乞身而去未始忘君王者以好賢為先固難

拘法方羣材之並取豈舊德之獨遺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致仕長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劉某氣大且剛學全而粹略徧青華之選薦分屏翰之憂持槖甘泉既竭論思之効掛冠神武尤高止足之風深居而德不孤暮年而文益壯韓愈之鋪張聖德相與並名陸賈之從容諸公未忘經世亟就安車之聘尚分宣室之釐可落致仕依前官充敷文閣待制封賜如故

除敷文閣直學士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下王綸行

勅安車就聘甫及都門延閣陞華再還隱舍特厚老成之眷用敦靜退之風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長興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劉某早擅聲名晚多述作紫垣青瑣嘗雍容於禁中綠水蒼烟旋逍遥於物外比招舊德共輯丕圖雖已掛於衣冠聞命而起果尚困於藥石以疾而辭具悉誠懇之言俾遂休閑之養其祇渙渥以介壽康可特授依前官充敷文閣直學士封

賜如故

贈四官朝散大夫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

日下楊邦弼行

勅朕眷優侍從惠及初終於其存也寵遇之禮無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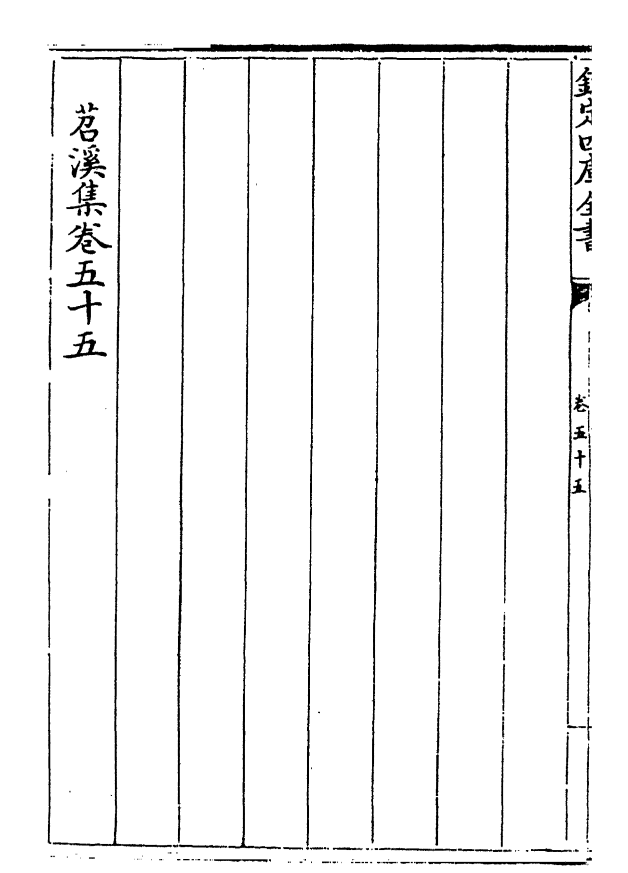
其既殁也襃贈之恩無不隆蓋明為國之經而極忠厚

之道也故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長興縣開國伯食

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致仕劉某慈祥毓性文藝名家

綸闈嘉潤色之工瑣闥賴論思之益去朝雖久屢陞延

閣之華知分甚明早遂安車之適奄從淪謝良用怛傷
爰峻陟于文階用追榮於幽穸諒惟冥漠亦克有知可
特贈左朝散大夫餘如故



茗溪集卷五十五